



## 一棵草的一生

□夏真

棵仙草，将士们纷纷起死回生。秦始皇大惑不解，于是恭恭敬敬请教高人，此人就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“诸子百家”之一的鬼谷子，他常年出入深山采药见多识广，轻松破解。

啊哈，这让我兴奋起来了，定义这个名字的人与原来定义的人有着天壤之别。前者说的是外，后者说的是内；前者说的是形，后者赞美的是神。看来我们的思维模式正在不动声色地改变。

一棵草要活下来真心不容易，它必须对得起这个麦冬尤其是“不死草”的名字。首先它不仅必须四季常青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必须不娇贵，会随遇而安，绝地逢生。我留意了一下，许多时候，它总是成为景观绿植放在大树下面团团围着，因此它不能要求阳光权，只能由着大树一高兴，从间隙中漏下星星点点；当然它也可能被粗暴地铺在空旷地里，忍受着暴晒却无法逃避。一棵草只能一辈子以一种不变的姿态站在那儿，只能动用它丰富的绿抵抗猛烈的阳光；也不可以争养分，试想弱小的体量怎么能争过树大根粗的宿主？也不能任意挑选个好去处，无论是肥沃还是贫瘠，让你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，所以得想方设法努力将块茎长粗，粗得像个棒槌，将自己的能量备得足足的；还得经得起踩踏碾压，顽皮的孩子、放纵的狗狗，或者哪辆粗心大意突然失控开过来的车子……还有，它当然也得开花，开花是一棵草的小欢喜啊，所以它也会在五六月份努力开出那么一长串一长串的花。不过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小小的虚荣心，就像我们发表一个什么东东总希望让人点个赞？

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它的无私牺牲——许多时候，人们会将它挖出来，摘下它的块茎与其他药材配伍，让它成为救命草。据说它对肺胃阴虚、干咳咯血、心阴不足、心悸易惊及热病后期热伤津液等病症的治疗颇有特效。

这最后的过程很悲壮是吧？但是我想，每一个独立而丰富的灵魂都有着理想，或许，作为一棵草，这也是它最大的追求，最大的愿望吧。就像一颗成熟了的桃子，渴望的是洗得干干净净地装在果盘中被人端上桌子。麦冬，也会开开心心地走向它的新生。

这个时候，它就升华为真正的永恒的不死草了。

现代人要关心的事儿挺多，要关心天气是不是会下雨，要关心交通是不是会堵车，要关心孩子是不是考上好中学，要关心自己能不能抢到免费的购物券……

那么，你会不会突然有闲情关心一下我们天天路过走过踩过的那一棵小草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有什么故事？它是什么个性？它为什么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……

那一天，我突然关心起一棵草来了。看到它是清晨，下着大雨，我在等车去医院。也许雨太大，滴滴司机有点拖拉，无聊中看到了大树下的它，绿色的叶子，细长的茎，小小的豆花，有点像风信子，呈淡紫色，毫不张扬的那种，它似乎毫不在意这让我感到恼火的滂沱大雨，相反显得兴高采烈神采飞扬。于是我惊讶地给它拍了张照片。

回家后发给微信看，有朋友见多识广：这是麦冬，冬天叶子都是绿色的。这名称让我好奇了，名字往往就像是一个人的命运或者祝福，冥冥之中总带着些许微妙，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名字是父母取的或者自己七改八改改过的，它却没有办法定义自己。一棵草应该是由人来定义的，它长得像麦，居然在大地瑟瑟的冬天都是绿的？于是懒惰的人们就信口开河叫它为麦冬，随后这个名字被写进了教科书也就是它的户口本中，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似乎就成了它一生的节奏。

这个节奏好吗？不知道。我想它是愉快地接受了。因为，从冬天到春天，从夏天到秋天，一年四季，它总是勤勤恳恳郁郁葱葱，不辜负这个名字。

然而，很快又查到，它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名字叫“不死草”。据书载最先说出这个名字的人叫鬼谷子，当年秦始皇打仗，将士们得了一种怪病，死者成千上万，万幸有一只鸟儿带来了一

## 两缸荷

□王静

双蕨山，有两缸荷花。双蕨山，是放在晒台的一盆假山，因栽有过山蕨与爬岩姜的双蕨而得名。过山蕨夏盛冬枯，爬岩姜冬盛夏枯，双蕨山终年常青，颇具开门见山的意境，于是便称晒台为双蕨山。

双蕨山的两缸荷花，一低一高。前者靠东墙，后者靠南墙。尽管两者的花龄只差一年，但按先进山门为长一说，后者只能算晚辈啦。后者取的是前者的莲藕，两缸荷说到底乃似母女之血缘。喜欢荷花，栽培一缸，还嫌不够，搬院子里的青果缸上双蕨山，又栽一缸。两缸荷犹如母女俩，在一低一高的水缸里开始经营各自的小家。

喜欢荷花，或许是因为唱着“六月荷花朵朵开”的童谣长大；或许是读过宋人的《爱莲说》，尤其是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；或许是外婆亦喜荷花。外婆名夏莲，朝夕念念有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祈盼能踩荷归去，去心仪的西方，她心中的极乐世界。外婆虽喜荷花，却没养过荷花。外婆家的大小花园有不少的花花草草，一株亦是夏天开花，有着与荷花类似名称的玉荷花，但此荷非荷花。外婆没养过荷花，也不见她采过荷花。外婆喜欢荷花，喜欢得寡淡，是心中有荷那种的喜欢。当听说我要种荷，便肩挑两缸来我家。水缸，是外婆日用的水缸，大口缸腌咸菜，青果缸浸年糕，每年吃到荷花即将绽放的季节，咸菜与年糕差不多变色发臭了，水缸正好用来接天落水。宁波属江南季带，接盛淅淅沥沥的雨水正好解夏天的渴。因自来水只接到弄堂口，居民饮用天落水的多。两缸在车棚里搁置好多年，不过几度搬家终没丢弃，正像没放弃种荷花的春梦一样。新世纪初，慈城的一朵白莲花勾起了我的春梦，一个做了二十余年的荷花梦。

那是在槐花门头作千年望族慈城冯家的田野调查，一敏女士忆起冯家和她的亲人时，指着天井里的荷花说，这是湘莲，是她父亲去湖南带回孝敬她祖母的。翌年开春，我在青果缸种上她为我采的莲藕，当年开

了一朵白莲花。冬去春回，又到荷花开的季节，突然想起白莲，再去院子。只见青果缸的水草参差不齐，哪有荷花的踪影哟。至今仍不知白莲怎么夭折的，是缺氧，是虫害，还是冰冻而亡？原来的喜欢也像叶公好龙一样，自责抑或自嘲，但不能挽回白莲的复活，只是不敢再种，真怕没时间打理而成“叶公”。

退休后，置田拜师种田，这被讥为“久履膏粱，反思螺蛤”的选择，让我实现了种荷花的春梦，只是想因喜欢还不停地膨胀着我的欲望。两缸荷，始于尖尖角。当尖尖角渐渐撑起一把把绿雨伞，那些或细或粗的茎秆内通外直，长成两缸青绿。此刻的我开始窥视缸内的花苞。每每是大口缸的花苞来得早，而青果缸呢，因缸身高，泥层厚，茎秆壮，莲叶盛，花苞来得晚，但比大口缸的多，颇有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的长势。去年，青果缸接二连三开了九朵莲花，犹如九个仙女下凡，招蜂诱蝶，着实闹腾了一阵子。看青果缸一家子的闹盈盈，不由得为大口缸的冷清清叹惜，为何不给这缸荷花催催生呢，不是有“花多多”促花药吗？欲望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，且多致人于弱智。在想让荷花多开花的意念下，我不但忽视净植的养荷经，还抛开了荷花施肥的技巧。一敏女士说荷花施肥的窍门，是将肥料嵌入润湿的泥中间，像包汤圆一样，再将泥肥丸沉入缸内的泥层。可我忘了，竟将“花多多”直撒入水……瞬间，绿莲叶成黄芭蕉，所幸的是莲花早已出阁，否则“花多多”必成莲花的毁容剂。

想必两缸荷与往年一样，又可收获不少莲子。我亦不会犯傻，不再妄想食莲子。喜欢不是欲望的理由，两缸荷似曾提醒过的哦。

总第6839期 配图夏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

